



手札里的书法⑧

明代信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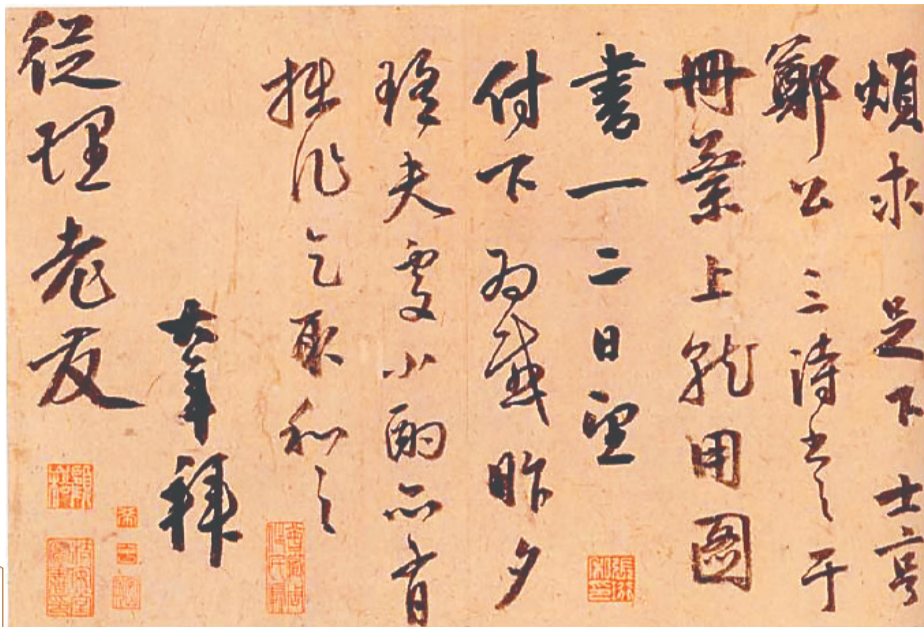
# 「诗」的风雅事

李玉萍



沈周像。

相较于正史和诗文集，古人信札里的文字往往通俗晓畅、直抒胸臆，读其信如见其人。此类信札鲜活地呈现了人们的日常交往，也记录了不少充满趣味的小事。古代读书人大多喜好吟诗作画，以钻研艺事、唱和诗词为雅事。在大量的明代信札里，文人墨客们不仅谈论衣食住行，表达问候关爱，还经常涉及书画题跋、求诗、评诗、唱和等内容。



聂大年《烦求帖》。

## 沈周《致唐寅书札》 催交和诗显老成

明代书画家、文学家沈周在《致唐寅书札》中这样说：“向求和篇，昌国已蒙翌早即相付，独足下迟迟，盖欲覃思出类也。昨已一速，今再速之，幸勿空返。不空。老友沈周再拜。子畏先生足下。”这是沈周写给大才子唐寅（字子畏）的一封索诗信札。

此信内容很简单，就是沈周催唐寅交和诗，但透过短短的几十个字，可窥见两人的性格特点和两人关系之密切。沈周老成、儒雅，唐寅慵懒、不拘小节。沈周在信中叠用“迟”字，并提到“一速”“再速”，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的意图，体现了其驾驭文字的功力。信中提到的“昌国”即徐祯卿，他和唐寅均名列“吴中四才子”。

沈周书法深受黄庭坚影响，结体讲究，中心紧，四周放，笔画对比效果明显，出锋气势足，颇具黄庭坚式“长枪大戟”的气韵。此信札字体为行书，注重字的大小搭配和变化，粗细浓淡的变化大，落笔自然流畅。运笔偶有波折，整体上更显方硬凌厉而不激，表现手段丰富。笔法沉着稳健，风格浑厚大方，线条锐利锋颖。这封信札整体上风神潇洒、动静结合，具体来说就是：每个字上半部分比较平正，显静，下半部分更为舒展，显动。

沈周是明代的大书画家，早年以诗名为世人所知。据说，他15岁时就能作百韵诗，时任南京户部主事的崔恭让沈周作《凤凰台歌》，他援笔立就，文采飞扬，时人赞其有王勃之才。沈周一生过着田园隐居式的生活，居家读书，吟诗作画，游于林泉之间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安闲，从未应科举征聘。他的画风拙厚雄强，在黄公望、吴镇之后，开一代风气之先，他与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并称“明四家”，为吴门画派重要的奠基者和开启者，被誉为“吴门画派之首”，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。沈周不仅绘画功夫了得，还擅长书法。他的书法“合苏轼、黄庭坚之长而自成严谨刚健之面目”，与绘画相得益彰。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在《艺苑丛话》中说：沈石田（沈周号）书画为有明一代大家，年又老寿，故墨迹流传甚广。《明史》记载沈周“字仿黄庭坚”，与其同时代的书家王鏊亦称：“书法涪翁（黄庭坚号），遒劲奇崛。”

## 沈周《致祝允明札》 评诗不吝溢美之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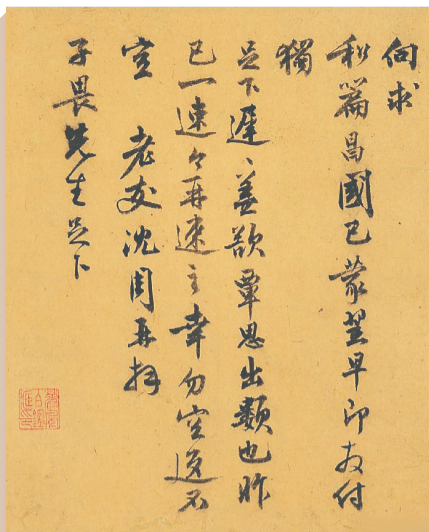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博物馆2017年举办的“遗我双鲤鱼”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展，展出了一件书法作品——沈周《致祝允明札》，读罢这封信札，让人觉得颇为有趣。信札大意为：捧读了您的大作，妙句令人惊叹，其水平简直可以说超过了唐代的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啊，真是太羡慕了；但“缠头之赠恐是虚语”，才给你这么一丁点酬劳，我只能“呵呵”一笑了。在信札中，沈周对后辈祝允明的新诗评价极高，赞不绝口，甚至将其与唐代的大诗人作比较，语言随性诙谐。在提到酬劳时，他用一个接地气的“呵呵”抵去了尴尬。在古代，“缠头之赠”一般指艺人表演结束后，邀请方或观众给艺人的礼物或酬劳，后泛指各类酬劳。笔者推测，沈周所说的“缠头之赠”，应是请托祝允明写诗随信寄付的稿酬。

沈周《致祝允明札》字体为行楷，结体瘦长，枯中寓厚，涩中带秀，既有力度又不失柔美。笔法上灵活多变，笔势轻松灵动，流畅自如，与字的结构和谐统一。结构布局自由散淡，又不失严谨和均衡。书法家根据书写的内容调整笔触的粗细、运笔的快慢，用点表示叠字，更显轻松自如。这件书法作品整体风格典雅自然，有着很强的文人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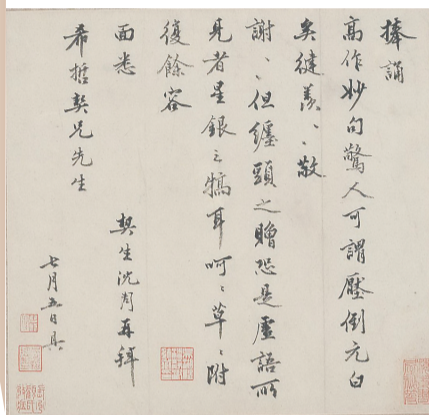
祝允明是明代著名书法家，亦擅诗文。他出生在文化氛围浓厚的苏州，小时候常寄宿在外公徐有贞家，书法受其影响甚深。祝允明倡导延续发展北宋尚意书风，他整合吸收黄庭坚草书和唐代“颠张醉素”草书之精华，形成了一种新式草书图样，并使之成为明代草书的典范。

## 聂大年《烦求帖》 求诗唱和意明了

《烦求帖》是明代文学家聂大年写给老朋友“从理”的一封短信。全文为：“烦求足下士亨郑公三诗书之于册叶上就用。图书一二日望付下为感。昨夕瑶夫（郑公即郑环的字）处小酌，亦有拙作，乞取和之。大年拜。从理老友。”这封信的大意是：聂大年向友人求三首诗，称自己在郑环处小酌时写了诗，也请友人和之。信的内容简洁明了，呈现



沈周《致唐寅书札》。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沈周《致祝允明札》。

了聂大年与友人日常交流和文学创作的一个片段。此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聂大年的生活情趣，即充满了诗书清香，常以诗会友，沉浸在交友、写诗、小酌、唱和的闲适中，怡然自得。

《烦求帖》为行书字体，纵22.6厘米，横33.8厘米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聂大年写此信看似随意，实则笔沉墨酣，笔力湿润宽和，颇有些唐代书法家李邕宽厚、温润的书法风格。聂大年承袭唐人大气书风之余韵，有效弥补了明初以来书法秀逸靡弱之不足。细细观品，此信札颇有庙堂之气，端庄肃穆，用笔圆转稳健，线条骨肉均匀，墨色饱满浓郁，转折处多以圆代方，呈现出中和之美和醇厚方正的古典风格。这种风格并非机械地临摹得来的，而是聂大年精研古法后进行自主创新的体现，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审美视角。从整体看，聂大年的书法技艺在这封信札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展现，此信札称得上是他的一件书法代表作。

聂大年是一位颇具诗人气质的书法家，其书法先学欧阳询，后学李邕、赵孟頫，落墨不凡。他以擅长填词著称，其诗文流传于江南一带，常为人们所称颂、珍藏，有人称赞他的诗作为“三十年来之绝唱”。他以诗入书，学书与学诗双管齐下，两者皆得清韵，书法的气韵、线条的流转，如水到渠成般和谐、通畅。聂大年曾任翰林侍书、中书舍人，从这两个职位亦可看出皇帝对其书法造诣和文字功底的认可。